



寸草春晖

母亲的“有用”不是负担,而是岁月沉淀的温柔。这份被需要的温度,早已化作血脉里最安心的羁绊。于是,我们默契地给她送鸡苗、捐药材,既满足她“有用”的心愿,也悄悄守护着她的健康。

“有用”的母亲

□韦凤美

“妈,周末我回去拿鸡鸭各一只,帮我杀好备着!”每次视频通话,我总像下任务般跟母亲念叨。屏幕那头,母亲布满皱纹的脸笑成一朵绽放的菊花,眼角的褶皱里盛满了温柔的光:“鸡鸭圈里现成的,你天天回来都管够!”

好多个夜深人静的凌晨,我想起母亲鬓角的白发,想起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挪动身体时,心里不由得泛起了阵阵酸涩。记忆里的捶腿声突然清晰——过去的那些年,她在建筑工地和男人们比拼挑砖搬水泥,收工后还要摸黑侍弄庄稼,喂养牲畜,照顾老幼。当我们上小学后想搭把手,她总说“小孩骨头脆,容易受伤”,久而久之,这句温柔的谎言竟让我们习惯了不帮忙、不搭把手。直到现在偶尔回娘家,也是常常“袖手旁观”,像个客人一样坐享其成。

成家立业后,想让她享清福却成了奢望。记得那天晚上九点,我的婚礼刚结束,她就催着姐夫连夜开车赶回差不多两百公里外的家,只因惦记着圈里的牛羊和鸡鸭;每次提议接她进城,她总默不作声转身忙活。就连生病需要住院也要百般迁就她,陪她早上出门晚上回家。对她来说,田间的虫鸣、邻里的寒暄,远比高楼里的寂静更踏实。

去年,骑车摔伤的我在休养一个月后要回单位上班。因我一个人在外地,得知老公要给我请保姆时,母亲突然“请战”：“我这老胳膊老腿,做个饭还难不倒我!”拗不过倔强的她,母亲住进了我的小屋。她像只小蜜蜂一样,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,还将家里收拾得妥妥帖帖。那段时间,同事们每天见我都说“又圆润了不少”,直到现在,我的体重都没能减下来。可母亲看着我现在的身材,还一脸欣慰,说:“现在你的体重刚合适,以前太瘦了,让人心疼。”

今年,在我们百般劝说下,父母将家里的四分之三土地出租给别人做果园。然而,闲不下来的母亲仍然时不时去果园边转悠,最终从果园老板那接下了除草和杀虫的活儿。我知道,年近七旬仍在劳作的母亲,不过是怕成为子女的累赘。母亲的“有用”不是负担,而是岁月沉淀的温柔。这份被需要的温度,早已化作血脉里最安心的羁绊。于是,我们默契地给她送鸡苗、捐药材,既满足她“有用”的心愿,也悄悄守护着她的健康。

天伦之乐

我张开宽厚温暖的双臂,将琦宝高高举过头顶,我那爽朗开怀的笑声,在清新的空气中久久回荡,编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天伦之乐。

幸福守候

□吕斌

对于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而言,“有一种幸福,叫接孩子放学”,这不仅仅是一句表面上的话语,更像是一幅以爱为基调、以情为画笔,精心绘制的绚丽画卷,在你、我、他的暮年时光中缓缓展开,渲染出无尽的温馨与欢乐。

暖煦的午后,阳光仿若经岁月之手精心筛滤,悠然洒落尘世,携着一抹闲适与恬静。学校的放学铃声尚未敲响,校门口便已聚集一群满怀期待的守候者。他们或三五成群,热切地交流育儿心得与生活琐事,欢声笑语此起彼伏;或独自静立,目光如炬,仿若能穿透校园深处,那眼神里,满是慈爱与憧憬。岁月在这些老人的面容上刻下或深或浅的痕迹,风霜似银霜点点,悄然染白了曾经的乌发。此刻,因对晚辈那份深入骨髓的爱,他们的身上散发着独特的光辉。

作为外公,我是校门口接孩子大军中平凡无奇的一员。每日午后四点半,我准时现身于学校门外。我的掌上明珠——外孙女琦宝,恰似校园中一朵灿烂绽放、活力四射的向日葵。

炎炎夏日,骄阳似火,汗水浸湿衣衫,我坚守岗位;数九寒冬,寒风凛冽,我从未缺席。即便遭遇暴雨,我也会毅然踏入没过脚踝的积水,抱起琦宝疾步朝车奔去,只为她不被雨水淋湿。为确保琦宝能顺利归来,我总会提前半小时动身,或踱步缓行,或驾车前往。沿着那熟悉的街道徐徐前行,每一步似踏在岁月的琴弦上,奏响生活的悠然旋律。

我会与邻里亲朋热情招呼,分享家常趣事,嘴边常挂着:“接琦宝咯,这可是我每日的头等大事,容不得半点差池。”

等待中的放学铃声,终于似灵动的音符在校园内跳跃而起,刹那间,整个校园仿若被注入蓬勃活力,孩子们仿若一群欢快小鸟,伴着清脆的笑声,如潮水般从明亮的教室涌出。

“值日老师再见,保安叔叔再见!”听到这稚嫩的声音,我瞬间挺直脊梁,原本微驼的脊背如松般笔直。一双饱经沧桑的眼眸,此刻竟如夜空中闪烁的星辰,迸射出幸福的光芒。

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我目不转睛地搜寻那个令我牵肠挂肚的小小身影,急切而仔细。当那熟悉身影如一抹阳光跃入眼帘,我顿时绽放出无比灿烂的笑容。琦宝那明亮的双眸恰似星辰闪耀,瞬间捕捉到外公那温暖亲切的身影。她仿若一只活泼的小白兔,带着满心热忱与亲昵,如离弦之箭般扑向我的怀抱。我张开宽厚温暖的双臂,将琦宝高高举过头顶,我那爽朗开怀的笑声,在清新的空气中久久回荡,编织成一曲动人心弦的天伦之乐。

作家刘瑜曾写文章表达在接孩子放学的路上,看着孩子充满朝气的样子,就像看到生活最本真的希望。孩子的童真和自己内心的宁静交织,那是一种区别于学术成就等其他方面不同的幸福,这种幸福很纯粹,是一种生活给予的最直接的馈赠。在城市的喧嚣中,这就好像一个宁静的港湾,让人找到最温暖的归处。

四世同堂

岁月悠长,亲情如歌。在这个家的25年里,我收获的不仅是家人的关爱,更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这份温暖,将伴随我一生……

亲情长歌

□黄冀昊

在记忆的长河中,家是个最温暖、最令人眷恋的港湾。

而我的家,有着公公门前那片郁郁葱葱的菜园子,它是生活的诗意角落。

菜园子里,每一株菜都在公公的悉心照料下,呈现出齐整水灵的模样。我常常爱不释手,摘菜的时候就特别小心,生怕伤了土伤了菜。我摘菜的样子挺养眼的,就因为菜色好,我行进在畦垄间的脚步都像踩着音乐的板眼,手指拨动菜叶好像拨动琴弦。

自己动手摘菜的体验和让公公摘了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我要自己摘,公公偏觉得天冷,怕冻着了我的手。公公年岁大了,耳朵有点背,我跟他说话得很大声。声音大了,就像要和人吵架似的,让我不适应。于是,我就手脚并用地比画,大约这又显出太孩子气,公公就望着我笑。他明白了我的意思,帮我买菜根切了。

婆婆离世后,公公的笑容愈发有着婆婆曾经的影子。曾经,我是婆婆的治愈系,能让她暂时忘却病痛。如今,公公代替婆婆守护着这个家,享受天伦之乐。我们深知余下光阴渐短,守望的心思愈发炽热。他开始丈量婆婆生前送别我们的步履,先是倚门而立,渐渐地从老樟树下送到村头,然后一直送到大路口,送到汽车消失在路的转角。似乎,送得越远,分别就来得越晚,思念就能牵得更长……我习惯了婆婆的一程又一程,而如今公公的舍不得又已经刻骨铭心,害怕有一日,老樟树下再无可以回首。

把艺术中心分部开到老家镇上,我和李哥有了更多回老家的机会。每次回去,公公总是早早等在家门口,看到我们,脸上立刻绽开灿烂的笑容,那神情,和婆婆生前一模一样。我们陪着公公,和兄弟相聚,吃嫂子做的饭,帮忙干点活……人对于亲人故土的依赖和需求,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炽热。乡音乡情是人生永远也摆不脱的牵扯。而公公的牵挂里又多了我这个上课上到顾不上吃饭的人,每次侄媳回去公公就要问:“你婶婶又回不来吃饭呀?”这让我很内疚。

我作为这个家的一员,嫁入这个家已25年,仍是新嫁娘般的待遇。爹娘宠着、老公惯着、叔伯兄弟护着、妯娌姑嫂爱着,连小辈们也想着我。旁人常说的婆媳问题、妯娌矛盾,在我身上从未出现。

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里,25年的漫长岁月,我早已融入其中。吃午饭时,哥哥照例拿出自家酿的酒,给众人斟满。他问我是否喝酒,我爽快地点头,还打趣说:“跟爸喝一样多。”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一边饮酒,一边唠家常,逗弄孩子。孩子们叫我奶奶,给我温暖的拥抱和亲吻。此刻,我深深感受到自己被无尽的亲情环绕。

岁月悠长,亲情如歌。在这个家的25年里,我收获的不仅是家人的关爱,更找到了心灵的归宿。这份温暖,将伴随我一生……

